

全面破译西藏神话本源的当代游侠式探险小说

伏藏

第3卷
镇魔图

飞天◎作品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面破译西藏神话本源的当代游侠式探险小说

伏藏

第3卷
镇魔图

飞天◎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伏藏. 镇魔图 / 飞天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108-0450-2

I. ①伏… II. ①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062371 号

伏藏. 镇魔图

作 者	飞 天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7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450-2
定 价	28.00元



镇魔图

[序]

大昭寺，是西藏最辉煌的一座吐蕃时期的建筑，殿宇雄伟，庄严绚丽。

这是座土木结构寺庙，主殿共三层，殿顶覆盖着西藏独具一格的辉煌金顶，在阳光下越发显得浮光跃金，光彩夺目。寺前，终日香火缭绕，藏传佛教信徒们的虔诚叩拜已经在青石板上烙下等身长头的深痕；寺内万盏酥油灯长明，记录着朝圣者永不止息的足迹和神秘藏地千年岁月的永恒。

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藏语意思是经堂。“大昭”藏语为“觉康”，意思是释迦牟尼，全名意思就是“有释迦牟尼像的佛堂”，而这尊释迦牟尼像便是指由中国历史上的大唐朝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一尊“觉阿”佛（即释迦牟尼十二岁时的等身镀金像），它在佛教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一部
海市蜃楼

- 大昭寺壁画前的刺杀事件\2
燕七遇到的海市蜃楼\10
陈沧海与香雪海留下的图画线索\18
尼泊尔水车帮的小偷\27
乃琼寺来的藏传佛教高僧\36
博拉多杰大师的顿悟幻境\45
瑞茜卡失踪\54
特洛伊出现\63
山雨欲来风满楼\72
三眼族人的秘密\81



第二部 雪山宝藏

与那京将军的城下之盟\92

陈塘出生自三眼族人巢穴? \101

读心术大师方东晓\110

盗墓王陈沧海脑子里的秘密\118

进入读心术的神秘世界\126

再见香雪海，伏藏师的悲歌\135

谁射出了穿越时空的那粒子弹\143

进入海市蜃楼\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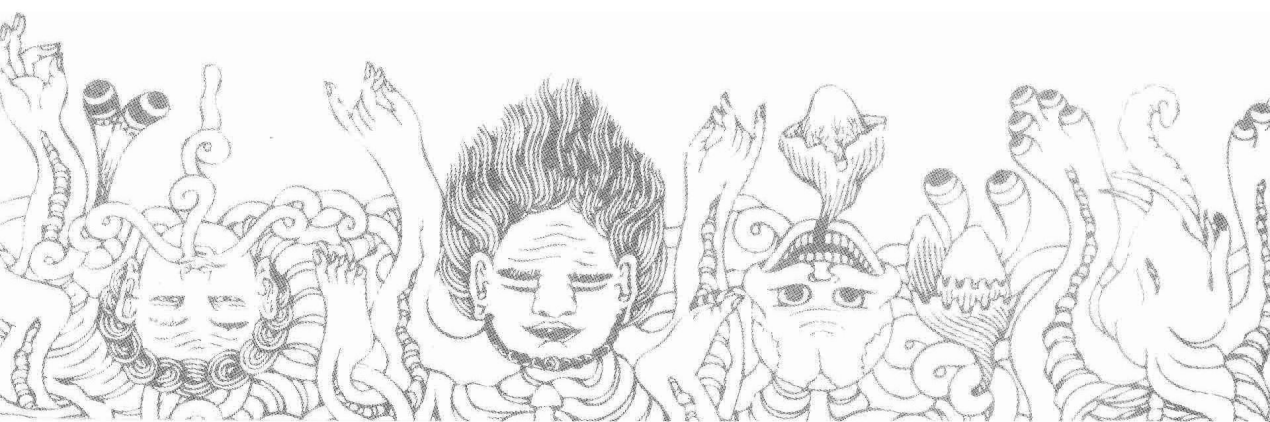
读心术\161

燕七遭绑引发的危机\170



第三部
三眼魔族

- 瑞茜卡之死\180
乃琼寺古井中逃出的三眼族人\190
那京将军图穷匕见\199
特洛伊的阴谋\209
博拉多杰大师与步辇图\218
地底伏藏师大会\225
王帆与陈塘\231
通向魔族巢穴的地道\238
地底光室，黑色莲花之战\245
尾声：特洛伊的遗憾\255







第一章

大昭寺壁画前的刺杀事件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夏雪凝视着大街上的人流，忽然深有感叹。

那些人所去的方向，就是大昭寺的正门，而在我们站立的位置恰好能看到朝阳下的大昭寺金顶，那上面盘旋着的万道金光令人眼花缭乱，不敢正视。四面八方涌来的虔诚藏民个个都表情严肃，保持着深深的敬慕与沉默，仿佛这座矗立了千年的藏地古老建筑就是佛祖化身，能够俯瞰众生，扫除疾病、灾荒和痛苦，为他们带来吉祥幸福。

“即使是大汉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夫子到了这里也得谦虚低头，将‘孔圣人’这一名号乖乖收起来。在藏地，信佛、拜佛似乎已经成了藏民们生存的唯一意义。我始终坚信冥冥之中一定有什么声音在指引着他们的行动，引领他们携家带口、登山渡水聚集到这里来。那个秘密总有一天会被发掘出来，就像流传千年的《西藏镇魔图》一样。那两张唐卡背后一定还……”夏雪忽然闭嘴，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因为她说了太多的“一定”这个词，毕竟世事极多变化，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不可能作出如此肯定的判断。

“快看那个人。”我扬了扬下巴，向街对面的一家小吃店指了指。

隔着人流，一个穿着羽绒服、登山靴、肩上背着一个巨大的双肩旅行包的中年人正起身结账，准备离开。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仅仅喝了一碗羊肉汤，却从钱包里取出了厚厚的一大沓钞票来，递给收账的老板。

“那么多钱？足够去拉萨大饭店猛吃一顿顿了。”夏雪皱了皱眉。

我们不是喜欢多管闲事的人，只是静静地看着事态发展，却无意要到对面去

看热闹。

一周前，瑞茜卡曾从港岛来过电话，她会尽快赶到拉萨与我会合。至于此行的目的，她只含混说有事商量，是关于叔叔陈沧海遇害事件的。

瑞茜卡是个严谨认真的人，如果一件事在电话里无法说清的话，那肯定就是绝对的大事。当然，我希望她能过来，人多力量大，解决问题的思路会更多一些。而且，王帆在更早时候亦来过电话，说数日内就能最终找到陈塘，并带他赶赴拉萨。这才是天大的好消息，我早就觉得该把叔叔的所有遗产物归原主，让陈塘来接手这一切，最好是连“盗墓王”这一称号也包括在内。

“那人真的是很奇怪呢！”夏雪低语。

我脑子里胡思乱想，但目光始终没离开小吃店。等到那人猛拍一掌，把钞票摔在柜台上的时候，夏雪突然叫了一声：“陈风，看那人的眼神。”稍停，她又自言自语地接下去，“真是怪透了，只有决心赴死、唯求一死的人，才可能有那样的眼神。我甚至怀疑，他从小吃店出来，马上就会发生什么意外，因为那种颓丧、决绝和疯狂是装不出来的，完全发自内心。”

夏雪分析得很对，我看到对方眼神的时候，做出的判断亦是：一个决心求死的人。

事实上，很多港岛新闻片里播放过自杀者的眼神，那种让人不寒而栗、退避三舍的淡漠感觉，每次回想起来都很不舒服。将死的人，不但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死人，此刻任何人落在他们眼里时，也都是死人。

那人丢下了所有钞票，小吃店的藏族老板不敢收，马上追出来，只留下其中一张，要把其余的钱硬塞回那人背包里去。就在这时，已经跨出门口的中年人忽然回身，干净利落地单手锁喉，脚尖一钩，便把对方摔倒在地。

他的动作立刻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混乱，因为这边小吃街上的商家们彼此关系都很好，一旦有人闹事，必定会大家一起上，展开一场群殴。说时迟那时快，小吃店内立刻冲出两个浑身油腻腻的年轻人，每人拎着一只方凳，向中年人的头顶狠狠地砸下来。旁边的一家兰州拉面店内也冲出三个大汉，分别拎着大片刀、铁锹和擀面杖，一声不吭地围过来。

“这群傻瓜。”夏雪悠闲地端起茶壶帮我倒水，摇头微笑。

中年人的擒拿动作娴熟而漂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的功夫相当强悍，别说五个小混混，就是再加三倍，都是白费力气。



果然，三秒钟不到的时间，五个人便前仰后合地倒地，嘴里不停地哼哼唧唧，再也不敢起身。

“陈风，要不要管？”我的过度沉默，引起了夏雪的好奇。

那中年人整了整背包，大踏步向着大昭寺正门走去。小吃街上的江湖混混虽多，却没人再敢出手惹事。

我凝视着中年人的背影，淡淡地摇头：“咱们管不了，知道他是谁吗？大侠燕赵的七弟，被江湖上称为‘拼命七郎’的燕七，在探险界非常有名，武功更是燕赵兄弟里最好的，连我也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

五年前，叔叔带我拜访过河北大侠燕赵，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在燕赵的“孟尝君子庐”里谈天说地，畅聊了三天三夜。那时我只见过燕七的照片。据燕赵说，他的这个小兄弟正在克什米尔高原的无人区探险游历，与来自欧洲的几位全球顶级登山家一起切磋，早就忘了人间俗事。

现在，能在藏地见到燕七，并且他又带着这样一种绝望求死的眼神，不能不令我深思。

夏雪沉默了，她已经闯荡江湖数年，一定听过“大侠燕赵”的辉煌事迹。

“我们走吧！”我招呼茶馆里的藏族小姑娘结账，然后牵起夏雪的手，慢慢汇入朝拜的人流里。

经历过九曲蛇脉和窝拉错湖两战后，夏雪正日益变得成熟起来，我们两个之间也有了息息相通的默契。在古老而神秘的藏地上，我们最该做的就是多看、多听、多想，少动、少说、少管。毕竟任何一个江湖游侠的阅历在这里都会显得极为贫乏，只有谦虚学习的份儿。任何一次贸然出头，都可能酿成终生大错。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大昭寺的二楼，去看那幅巨大的“曲节祝波”（藏语，译为“法王石窟”）。

大昭寺的壁画是西藏最早的壁画之一，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都很高。一楼的四壁绘有“释迦牟尼八相图”、“文成公主进藏图”、“欢庆图”以及大量的显、密二宗佛像及观音像等。这些壁画在松赞干布执政后期经过大量地重新描绘与创造，除南、北二经堂里的武士像及三四尊佛像保留有早期壁画的痕迹外，其他壁画已面貌全非了。

此刻，我们就站在二楼上。那个所谓的“法王石窟”呈正方形，墙面约五十平方米，东北壁毁去大半，所有部分满绘大型“坛城”及“护国药叉”、“金刚

萨”、“绿度母”、“叶衣母”等密宗佛像。画面以“坛城”为主，周围布以众佛，参差错落，各具姿态，形式自由，风格醇厚。

从罗布寺返回后，我和夏雪已经来此不下二十次，期望从这些壁画上得到某种神奇的启迪。双头怪物宁吉说过，三眼族魔女的灵魂已经复活，很快就要祸乱藏地。这是敌人临终前的一次恶毒诅咒，更是一次迫在眉睫的提醒，警示我们抓紧时间找到克制三眼族魔女的办法。

“我们应该怎么做？”这已经不知道是夏雪第多少次问我了。

“等待、参悟、屏息、静默。”同样的八个字，我也已经回答过无数遍。

“那么，三眼族魔女到底在哪里呢？”夏雪苦恼地叹气。

壁画艺术虽然瑰丽唯美，却始终都是死的，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用的信息。下一个目标，我们是去参拜大昭寺来的老僧，看他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突然，那个背着大背包的中年人一步踏了进来，甩掉肩上的背包，扑通一声向着那面墙跪倒，先是一口气磕了九个响头，接着便匍匐在地，一动不动。

我和夏雪交换了一下眼色，马上退到一边，保持沉默。

“莎拉多丽，莎拉多丽，莎拉多丽……”中年人低沉而温柔地低声呼唤着，那应该是个女人的名字。

“我们走吧？”夏雪拉了拉我的袖子。

中年人眼中流露出的表情让我想到屠刀下的待宰动物，或是刑场上即将饮弹而亡的囚徒。自知难逃一死，索性将这种肉体意义上的“死”当成精神层面的升华永生，坦然面对并且积极接纳，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咯吱咯吱的白柞木楼梯又一次响起，一个穿着黑色西装、脖子上挂着数码相机的白胖男人大步走上来，向墙上的壁画扫了一眼，恶俗地哈哈大笑，一边自言自语：“这些有什么好看的？偏偏有人在这里顶礼膜拜、磕头烧香的，真是无聊至极，无趣至极！”

像他这样的旅游者在拉萨随处可见，说别人无聊无趣，实则他才是这一类人。

蓦地，匍匐在地的中年人腾地一下跳起来，右臂一伸，抓住了胖男人的胸口衣服。

在这里，我和夏雪都犯了同一个错误，以为他要再次向着无辜百姓施暴，以发泄紧张混乱的情绪。所以，我一步跃过去，食指轻弹，用指甲扫过他的右腕脉



门，逼他缩手，同时将胖男人挡在身后。

多说话并非胖男人的罪过，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跟他一样讨厌，但却罪不至死，也不该挨打。

“到那里去，到那里去，危机正在扩散，一千年了，危机一直都在扩散。快，到那里去，黄金宝藏的背面，藏着……大秘密……”中年人定定地看着我，眼神中那种沉沉的死气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焦虑，仿佛他的胸膛里正燃烧着铺天盖地的山火，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燕七哥，我是陈风，还认识我吗？”我淡淡地笑着，慢慢握住他的双手腕脉，提防他突然发难。

“黄金宝藏动人心，却比不过宝藏背后的秘密。快到那里去，你快去，快去！”燕七双臂一振，想要甩开我的手，但我不动声色地发力，硬生生地把他拖住。任何武学大行家在腕脉受制的时候，上半身都会酸软，内力只提升到膻中穴就四下溃散，无法反抗。

“燕七哥，有事慢慢说，不要着急。要不，我们到大昭寺外面找个安静的地方聊聊？”在这种地方大吵大闹，很快就会被寺里的僧人给赶出去，影响以后我和夏雪的探索行动。所以，我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想把燕七带离大昭寺的二楼。

蓦地，燕七的右眼角出现了一道弯弯曲曲的青筋，像一条雨后现身的巨大蚯蚓一般摇头摆尾地爬行，几秒钟内就爬满了他的右半边脸，覆盖范围从额角到下巴颏、从鼻尖到耳根，而且只是半边，以发际中分线、眉心、鼻尖、人中为界。

胖男人“啊”地大叫了一声，幸好夏雪及时在他软肋上轻轻撞了一肘，令他接下来的惊呼都闷死在喉咙里。

“燕七哥，我们先出去吧？”我无法表达此刻的心情，但能判断出那种变化绝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诡变，而且其中带着不能以应用物理学解释的异术成分。

“只要我死，就能见到莎拉多丽……死是最容易的事，如果能见她，死十次又何妨？但是，你能保证只要我死，就能如愿以偿吗？我到这里来，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如果莎拉多丽就在大雪山里，为什么不让我死在那里，非要到这里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非要进入死亡的境界？难道莎拉多丽也已经死了，必须得去阴阳相隔之处找她的灵魂？宝藏，宝藏，我看到了史前宝藏，那些泛着迷幻光芒的巨大的金锭，一堆一堆的，数都数不清，知道吗？莎拉多丽，你是我

生命里无法弥补的最后一件恨事！”

胖男人愤愤地呸了一声，绕过我身边的时候，突然向燕七左胸推了一掌，打断了他的呓语。

“神经病，神经病！真叫人扫兴！”胖男人大步下楼，只留给我们一个背影。

瞬间，我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对，但燕七眼睛里随即重新出现了最初时那种唯求一死的决绝，把我的注意力全都吸引住了。

“我必须得死，只有当死亡之光照到我内心深处时，才能得到最后的拯救。这世界必定沉沦于黑暗，莎拉多丽在黑暗中向我招手，我必须去，然后，这世界毁灭，唯独我们的爱情可以永生。不必多说了，我该上路了，光明再见，太阳再见！”

燕七脸上那条青筋突然越界，将他的整张脸爬满。现在，他的五官已经被一张深浅不一的青色网络遮住，样子十分骇人。我的手本来是紧握他的腕脉的，却被两股来势汹汹的巨大力量霍地弹开，低头看时，那青色的筋络一直延伸到他的手背、掌心、指尖上，一处都不放过。

“陈风，带他去医院吧？”夏雪的语气有些迟疑。治病救人是医院的天职，但燕七所患的并非生理疾病，中医、西医、藏药只怕都会束手无策。

我用右手按住他的膻中穴，缓缓运劲，将自己的内力慢慢传递到他身体里。渐渐地，我感受到燕七体内有两股暗流正在纠结缠斗着。一股极冷，运行轨迹是网状的，力量非常强大；另一股温暖但微弱，只存在于他的左胸范围，仿佛是为了维护他的心脏而存在的。

“没事，带他回旅馆，我用内力帮他治疗。他的身体似乎正在被一股邪力控制，只要驱散寒毒，应该就能清醒复原。”这种邪力入侵的病症往往令医生无所适从，找不到对症下药的突破口，但中国武学里的“传功疗伤”却正好用得上。

夏雪捡起燕七的背包，跟我一起半搀扶半拖拽陪着燕七下楼，转入大昭寺侧面的小巷子里。

从窝拉错湖返回拉萨后，我和夏雪挑选了一户本地藏民开的家庭旅馆暂住，费用无所谓。那里干净而隐蔽，很少有人打扰，所以我才决定带燕七回去。

小巷里，阳光被两边高高大大的建筑物挡住，光线立刻黯淡下来。我稍稍松了口气，这样燕七的怪态就不会引起围观和恐慌了。



“夏雪，你一会儿安排旅馆主人去买些清热解表、发散排毒的藏药来，然后多给他几百块钱，把他的旅馆包下，别再让外人住进来。我得通知大侠燕赵，看看他有什么办法，请替我联络瑞茜卡，查找一下对方的电话号码。”我把所有问题都考虑清楚了，所以一离开大昭寺，就能迅速安排夏雪去做这些事情。两个人的合作越来越默契，另一方面，彼此的心也正在越来越靠近，直到贴合在一起。

夏雪只答了一个字：“好。”

小巷的青石板路人迹罕至，两边的墙角长满了墨绿色的苔藓，看上去古意幽幽。如果没有这么多事沉沉地压在肩上，我和夏雪就能舒舒服服地安心观赏藏地风情，欢度每一分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爱情之舟只能在此起彼伏的江湖漩涡里漂浮，还找不到靠岸的方向。

“谢谢，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我意识到自己的心情太压抑了，以至于长时间忽略了她的感受，这样决定也没有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那胖男人似乎没有如此简单。不知为什么，当他吹胡子、瞪眼、发脾气的时候，总让我联想到一个人。”夏雪变得忧心忡忡起来，向小巷两头张望着。出了巷口右拐，再走一公里多点，就是我们住的旅馆。

我马上仔细回想胖男人的样子，猝然之间，身边的燕七踉跄了一下，左胸上突然喷出一道血泉，哗的一声，染红了正踩在脚下的那块青石板。

“不好，是‘倒霉的胖子’，对不对？”我的心一沉，立刻举手点了燕七心脏周围的几处穴道帮他止血，而夏雪则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三个急救包，全部拆掉包装叠起来，捏在指尖上。此刻，我已经解开了燕七的外套、毛衫、衬衣和内衣，露出他的左侧胸膛。除了那些无处不在的网状青筋外，他的心脏正中位置还多了一道梅花形状的刀口，每道创口的宽度都有半寸。

“就是他！”夏雪倒抽了一口凉气，把急救包按在创口上，然后用胶布贴好。

这些急救物品是夏雪返回拉萨后第一时间买回来的，随时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第一次派上用场竟然是在一个陌生人身上。

只隔了三秒钟，急救包便被鲜血浸透，因为那种梅花形伤口属于外科医生最棘手的问题，难缝合、难包扎、难痊愈。正因如此，被“倒霉的胖子”重创的人生还率只有千分之一，大部分都在受尽痛苦后死于医院的病床上。

我将燕七的衣服胡乱放下来，背起他，急步奔回旅馆。为了尽可能地避开别

人的注意，我们是从旅馆后门进去的，直接到了夏雪的房间。

自始至终，燕七都痴痴呆呆的不出一声，仿佛那创口是出现在别人身上的，跟他毫不相干。

夏雪检查了燕七的伤口后，忽然长吁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既庆幸又惊讶的笑容：“陈风，真是奇怪，那创口居然仅有半寸深，离心脏还有很远的安全距离呢。这一次，不知道是对方心软了还是什么原因，你的朋友仅受了皮肉伤，只需简单的消毒、麻醉、缝合就好了，估计一个月内就能痊愈。”

“倒霉的胖子”一向出手狠辣，不留活口，我也感到奇怪，但不管怎么说，燕七能活下来总是好事。

接下来半小时，夏雪熟练地给燕七治疗，而我则是循着原路再回了一趟大昭寺，看看对方有没有什么线索留下来。

资料显示，“倒霉的胖子”是一名中越混血儿，成名于十年之前，在全球杀手榜上排名第九，擅长在公开场合下借“制造自身的倒霉事件”引起混乱后动手杀人。刚才，我的注意力全在燕七的呓语上，因为他提到了“世界毁灭”之类的话，身体又发生了那种奇异的诡变，由不得人不悚然心惊。



第二章

燕七遇到的海市蜃楼

结果，一路过去，大昭寺内外毫无异常，朝拜者和寺院僧侣们都在关注着各自的事，谁都不会注意刚刚发生的刺杀事件。

我停留在大昭寺二楼上打电话给瑞茜卡，目光一次次地扫视着墙上的壁画。燕七刚才就是叩拜在墙下，才引起了与“倒霉的胖子”冲突的事端。那么，他到这里来目的何在？他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是什么意思？

当下，大昭寺内外人头攒动，想再找刺杀者已经千难万难。庆幸的是，这次胖子终于失手了，给燕七留了半条命。

瑞茜卡的声音依旧干练而简洁：“陈先生，有什么吩咐？”

我淡淡地回答：“请给我查一下河北大侠燕赵的联络方式，我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跟他通话。”

那些资料应该在叔叔的电脑里、备忘录上、电话记录簿上都有备份，像他那样严谨的人，一定会事必躬亲地记好这些，以备查找。

瑞茜卡答应一声，话筒立刻被另外的人接了过去：“陈风，在藏地奔走还习惯吗？要不要我们家里的人空运一些资源过去？”

那是叔叔的另外一个好朋友，读心术大师方东晓，一个爽朗随和、不拘小节的好男人。

我叫了一声：“方叔，谢谢关心。”

叔叔在时，与方东晓最谈得来，两个人对于前世、灵魂、复活、脑电波之类的话题有相当深刻的探讨，已经超越了专业教科书的内容。